

《译林》澳大利亚文学专辑

惊醒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笔会中心组编

惊 醒

——《译林》澳大利亚文学专辑

《译林》编辑部

江苏人民出版社

惊 醒

——《译林》澳大利亚文学专辑

《译林》编辑部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5.75 插页2 字数304,2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书号: 10100·860 定价: 2.35元

目 录

祝 词.....帕特里克·怀特(1)

致《译林》并中国读者.....朱达·沃顿(2)

艺术的重任

——读帕特里克·怀特的来信.....叶君健(4)

前进中的澳大利亚文学.....黄源深(7)

中篇小说

惊醒.....肯尼思·库克
黄源深译(18)

诗 歌

来自雪河的人.....安德鲁·巴顿·裴特逊
吴文辉译(129)

澳大利亚.....A·D·霍普
马祖毅译(135)

古老的植物湾.....玛丽·吉尔摩
马祖毅译(138)

我们的爱情那么自然.....朱迪丝·赖特
马祖毅译(141)

摊葬.....肯尼思·斯莱塞
马祖毅译(144)

电影文学剧本

两个短跑手.....戴维·威廉森
杜瑞清译(147)

短篇小说

- 信封..... 南希·费伦
李嘉祜译(233)
- 母亲..... 朱达·沃顿
肖孝全译(245)
- 四套最好的服装..... 阿伦·马歇尔
任荣珍译 郭兆康校(263)
- 格蕾泰尔..... 哈尔·波特
郭静贤译(286)
- 退伍军人..... 弗兰克·基·哈代
胡移风译 马祖毅校(305)
- 饥谨临门..... 斯蒂尔·拉德
马祖毅译(316)
- 烟草..... 万斯·帕尔默
马祖毅译(322)
- 花之战..... 约翰·莫里森
任荣珍译 王春阳校(331)
- 新地方..... 迈克尔·怀尔丁
宋中卫 胡移风译 马祖毅校(366)
- 灰马..... 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
宋中卫译 马祖毅校(398)
- 对蒂蒂娜友好些..... 帕特里克·怀特
宋中卫 陈正发译 马祖毅校(412)
- 低垂的无花果树..... 朱迪丝·赖特
陈正发译 马祖毅校(436)
- 街头过夜与荒野露宿..... 亨利·劳森
陈正发译 马祖毅校(445)

YILIN(Translated Literature)Quarterly
Special Issue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CONTENTS

Message.....	Patrick White (1)
To «Yilin» and the Chinese Readers	Judah Waten (2)
Important Tasks of Art—Some Thoughts after Reading Patrick White's Message	Chun-Chan Yeh (4)
A Surve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Huang Yuan Shen (7)
Novel	
Wake in Fright	Kenneth Cook (18)
Poems	
The Man From Snowy River	Andrew Barton Paterson(129)
Australia	A.D.Hope(135)
Old Botany Bay	Mary Gilmore(138)
Our Love Is So Natural.....	Judith Wright(141)
Beach Burial.....	Kenneth Slessor(144)
Literary Screenplay	
Gallipoli—The Screenplay	

.....David Williamson(147)

Short Stories

The Envelope.....Nancy Phelan(233)

Mother.....Judah Waten(245)

Four Sunday Suits.....Alan Marshall(263)

Gretel.....Hal Porter(286)

The Returned Soldier.....Frank J. Hardy(305)

When the Wolf Was at the Door

.....Steele Rudd(316)

Tobacco.....Vance Palmer(322)

The Battle of Flowers.....John Morrison(331)

Somewhere New.....Michael Wilding(366)

The Grey Horse

.....Katherine Susannah Prichard(398)

Being Kind to Titina.....Patrick White(412)

The Weeping Fig.....Judith Wright(436)

"Dossing Out" and "Camping"

.....Henry Lawson(445)

Sponsored by China PEN Center Published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祝 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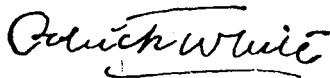
【编者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代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和剧作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通过叶君健同志为《译林》寄来了一篇祝词。考虑到这篇祝词中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时代的重要性，因此特将这篇祝词，连同叶君健同志的《艺术的重任》一文，同时在本专辑发表。篇名系编者所加。

亲爱的叶君健：

我接到了朱达·沃顿(Judah Waten)和你的来信，要我为你们的刊物《译林》寄一份我的祝词。你们也许不喜欢我的祝词，但我只能说出我相信的东西：

“在我的一生中我写了一些小说和剧本，但到1984年年尾，我觉得它们并没有太大的重要性。今天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作家们应该热情地致力于促进和平和核裁军。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否则，当我们的星球和人类遭到毁灭的时候，文学、绘画和戏剧也就不再存在了。”

你的忠实的
帕特里克·怀特



1984年10月28日

致《译林》并中国读者

你们的刊物是对中国公众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最近一期要介绍澳洲文学，并且要求我对你们的刊物写点什么，我感到非常高兴。理解外国文学，实际上就是理解别的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要了解人民，本国的和外国的，再也没有比通过文学作品更好的方式了。如果没有文学，那么我们恐怕就会象生活在一个精神牢房之中一样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恐怕我们就不会充分地认识了。电影、电视和广播可以给我们提供关于我们生活和人间瞬息即逝去的一瞥，要深入人心恐怕就难于做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活动在一些生活的小圈子里，了解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人民不是那么太容易，更谈不上了解我们从没有见过面的外国人民了。只有通过长篇小说、诗歌……一句话，通过创造性的文学作品，我们才能了解人民的大多数。文学作品把我们引进人民心灵的深处，帮助我们触觉人民感情的脉搏，向我们展示出事物的真理。因为文学就是真理，如果说它是真正的文学的话。

你们的澳大利亚文学专辑将使一个人口很少的国家更接近中国的人民，也使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澳大利亚作家已经察觉到，近几年来中国出版界和文学机构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给予了一定的注意，翻译和出版了一些澳大利亚的长篇和短篇小说，而且在一些大学里还对于这些作品展开了讨论。我自己也有一些长、短篇被译成了

中文，在贵国出版。对此我深受感动，也以能够对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有所帮助而常非高兴。

我们澳洲的作家长期以来就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感到兴趣。我们现在通过英文的翻译也能读到一些中国最优秀的诗歌。在过去的这五十年间我们也翻译了一些最好的中国散文作品。我还很生动地记得，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一部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即赛珍珠译的《水浒》——它在澳洲一出版我就读了。最近几年来，我象许多其他的澳大利亚作家一样，怀着极大的感情，读了具有深厚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家鲁迅的作品，以及丁玲、老舍和茅盾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人民生活的深刻理解，也扩大了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祝你们的刊物取得极大的成功。

朱达·沃顿

Judah Waten

（澳大利亚小说家兼评论家）

（叶君健译）

艺术的重任

——读帕特里克·怀特的来信

叶君健

这里所说的“艺术”，是指一切艺术创作，包括文学、音乐、美术等，而就怀特而言，当然是指文学创作。从1939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快乐谷》开始，怀特就为澳大利亚文学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引用澳大利亚评论家哈里·赫塞尔丁的话说，“它是一项将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的事业和真正的开端”。怀特以后发表的作品特别是《姨母的故事》（1948年），被认为是标志着“澳洲战后长篇小说的新崛起”。他在选择题材，塑造人物形象和探索艺术形式等各方面，对当代澳大利亚作家都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也对当代世界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他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在十一年以后，也就是1984年10月28日他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没有太大的重要性”。是不是他否定了自己的作品呢？这应该从他对创作的态度来判断。多年来，怀特通过他的作品一直在表达这样一个信念：“艺术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一种美，也是一项重任。”他的这封信，并非在否定他的作品，而是显示出他对创作，以及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作家在认识上的新发展。

这十一年间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两个超级大国在不停地进行核“竞赛”，他们掌握的核武器，随时都可以从海、陆、空发射出来，近来更把这种“竞赛”扩展到了外层空间。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无核国家的国土，也被利用为他们的核基地，从而直接威胁着当地人民的安全。这种日益加剧的核“竞赛”，已足以毁灭全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因此，团结全世界人民，反对核“竞赛”，要求核裁军，保卫世界和平，就成为各国人民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艺术“也是一项重任”。作家不仅是人民的代言人，也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人类文明的卫士；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会放下笔而直接投身捍卫人民利益的行动。在我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中，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三十年代在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不少作家和艺术家为了保卫人类的文明、正义和自由，毅然地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斗，这当中就有美国的海明威，英国作家、达尔文的曾外孙康福德，以及我的一位朋友、英国诗人朱理安·贝尔——后两人都在反法西斯的前线阵亡。尽管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未必发现战斗的气息，而只是感受到它们的艺术魅力和高洁的情操，但是，他们所从事的这项艺术工作所内含的“重任”感，终于使他们成为甘为一个高尚的目标而奉献自己生命的英勇战士。

怀特正是这样一个正直而坚强的艺术家。正因为他的“重任”感很强，因此他觉得，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正面临着严重威胁的时刻，他作为一个作家，有着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满腔热情地献身于促进和平和核裁军的事业。这种思考，是怀特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怀特在祝词中坦率地把他的看法、决心和正在做的工作告诉了我，告诉了中国的读者，这表明他对中国文学界的信任和对中国读者亲切的感情。这篇祝词，是中澳两国文学家之间最诚挚的文化交流的表现，对于鼓舞中国的文学家们为争取实现核裁军和世界和平，无疑将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愿中国的文学家同世界各国具有“重任”感的文学家们携起手来，为创造一个和平、繁荣和具有高度文明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前进中的澳大利亚文学

黄源深

澳大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历史尚不足二百年，但它的文学却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到了众望所归的澳洲作家怀特的头上。1979年，美国一家历史悠久的文学杂志声言，“……澳大利亚所值得自豪的是它拥有二十世纪近二十五年来使用英语进行创作的最卓越的小说家和诗人。今天，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没有一个小说家和诗人可以与怀特和霍普^①相匹敌。”^②近年来，众多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越过大洋，畅销欧美各地，深得世界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赞赏。

但是谁能想到，一百九十多年前的，澳大利亚人的先辈们踏上荒僻的澳洲大陆时，除了土著人的口头传说和他们绘在岩石和树皮上的画图之外，澳大利亚文学不过是个空白。近两个世纪以来，它在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诞生、发展，经历了殖民主义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当代时期四个阶段，逐步走向成熟。

殖民主义时期(1788—1888)：在这一时期的最初五十年间里，澳大利亚没有出现什么传世之作。早期文学不过是些类似旅游指南之类的书籍，着重介绍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风光，例如珍禽异兽、奇花怪草、与众不同的气候等。那些反映移民

① 霍普：澳大利亚当代著名诗人。

② 见1979年4月3日《悉尼晨报》。

生活的作品也大多是写实性的，介绍地理知识、探讨谋生手段、传授成功诀窍，艺术上无疑都比较幼稚和粗糙。作者一般带着局外人猎奇的心理来看待澳大利亚风物，写作目的多半是为了满足英国读者的好奇心，并为那些希冀了解这个陌生大陆的人或者持有去旅游、定居意图者，提供可资参考的情况。为此，文学史家称这些作品为“变相的游记”。最初半个世纪这种文学上的贫困是有其社会原因的。早期的移民忙于建房筑路、垦荒种地、求得温饱，而无暇他顾。根据“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①的道理，不难理解，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在当时还不可能提到日程上来。此外，由于最初的定居者新来乍到，对文学所要反映的客观世界——澳洲大陆本身，还只有肤浅的认识，要深刻理解它，并进一步诉诸艺术形象，需要有一段思考的时间。

但在殖民主义时期的后五十年中，情况有所改观。早期动荡不安的生活已经结束，畜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金矿的发现招徕了大批移民，并刺激了经济的初步繁荣。此外，人们对这个新大陆的认识，经过五十多年的咀嚼和反刍，已有所深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兴起了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移民文学。移民文学的作者大多为英国移民，包括短期旅游、临时定居和长期落户者，反映的内容主要关于移民在澳大利亚定居的艰险而曲折的经历；在艺术形式上，它移植和因袭英国作家的创作模式。从总体上来看，尽管移民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的生活，描写了本地风光，但看得出来它们是“舶来品”，缺少尔后出现的民族文学所独具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页。

的澳洲特色。

移民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代表为：亨利·金斯利、马库斯·克拉克和罗尔夫·博尔德沃德三位小说家，他们各以一部力作而名垂史册。金斯利的代表作是《杰弗利·哈姆林的回忆》，反映一批英国贵族移民在澳洲落户的过程；克拉克的代表作是《无期徒刑》，刻画了一个流放犯的痛苦经历；博尔德沃德的杰作是《武装行劫》，描绘了丛林强盗的生活。诗歌创作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查尔斯·哈珀、亨利·肯德尔和林赛·戈登，三人都以写抒情诗而闻名。

在艺术技巧上，移民文学的小说家们承袭了司各特的传奇小说的创作方法，编造离奇生动的情节，借用闹剧和巧合增添小说的戏剧色彩，运用故事发展的快节奏来吸引读者。在人物塑造上，大多采用夸张和简单化的做法，好人往往是完美无缺的贤者，坏蛋往往是彻头彻尾的恶棍，最终又大抵都有善恶必报的结局。小说中的人物尽管都穿戴澳大利亚人的服饰，但都明显有着英国人自视甚高的气质。小说的背景是澳大利亚的丛林和乡镇，被刻画得相当细腻和准确，因此整部小说往往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是一群英国人在澳洲舞台上活动着。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则明显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刻意模仿拜伦、雪莱、华滋华斯等人的创作方法。

尽管移民文学有着种种不足之处，但它勾勒出了澳洲早期农业社会的总貌，对于了解和认识澳洲开拓时期移民生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它试图运用英国作家的表现手法来反映澳大利亚的社会现实，从而在探求把英国文学传统与澳大利亚本地特色相结合方面，跨出了第一步，以后的作家几乎无一不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

民族主义运动时期(1889—1913)，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它给后来的年代留下了巨人般的足迹，影响极为深远。1880年左右，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起了根本变化，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超过来自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占了压倒多数。同时，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定居者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而求得生存的历史。澳大利亚开始显示出自己生气勃勃的形象。于是，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桎梏，建立独立的澳大利亚，成了人民大众一致的呼声，民族主义的浪潮遍及全国。

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要求，成了民族文学的催生婆。人们希望在文学上摆脱英国传统文学的束缚，跳出因袭的框框，建立具有自己民族个性的文学。这一文学运动的喉舌、影响巨大的《公报》杂志郑重宣布，简练、活泼和澳大利亚化是杂志的宗旨，并鼓励读者：“每一个人至少能写一本书，每一个有头脑的人至少能讲一个故事。”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和《公报》杂志的倡导和扶植下，澳大利亚民族文学诞生了。

民族文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澳洲特色。首先，在内容上它着重反映澳大利亚所特有的丛林生活，刻画早期定居者开发丛林的欢乐与痛苦，歌颂了丛林人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绘出了这个新兴国家朝气蓬勃的形象；塑造了各类具有澳大利亚气质的典型人物，诸如牧场主、垦荒选地农、赶牲畜者、剪羊毛人、杂务工、无业游民、丛林流动工、修篱笆人、淘金者、酒店老板、丛林医生、学校教师、传教士、骗子、丛林政客等，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与先前那些同澳洲环境格格不入，总是视英国为故土的移民不同，他们在多年的生存斗争中，已与澳大利亚的自然